



書傳大全卷之二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

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

無古文有

朱子曰：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新安陳氏曰：諸臣惟禹稱大者。堯曰：大哉堯之為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

禹三聖相承。皆以大稱。豈諸臣比哉。○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政。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為先。而禹貢為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歟。○王氏曰。休曰。禹以功。臯陶以謨。而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而已。○臨川吳氏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禹臯陶二臣之嘉言。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

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

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朱子曰。吳氏云。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有七字。當是

後世模倣二典為之。臯陶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呂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祇承于帝。無一毫自有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祇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也。○陳氏雅言曰。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敷也。故責難之恭。陳善之敬。曷嘗斯須少忘也哉。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

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

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至

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德者言其德化之深也。○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為之治。不知

舜之君臣。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艱難為戒。惟君臣不

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為之治也。○陳氏大猷曰。君臣

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其

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

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新安陳氏曰。後

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政。政即化也。此

其功用。皆本原於共政之君臣精神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人而能使民

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者矣。○陳氏

雅言曰。克艱者。君必盡其為君之道。臣必盡其為臣之

職。徒知其艱而不能盡其艱。則是知之未

至。不能與不知者均耳。故必曰克艱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

延衆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

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

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

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

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呂氏曰。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為信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堯之時。克此艱也。○新安陳氏曰。舜惟本有克艱之心。故深信禹克艱之謨。允若茲。深信其當如此也。惟帝時

克以克艱歸之堯。惟堯能如此。謙言已未能如此也。今觀舜斯言。則舜真能克艱。亦可知矣。○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孔氏曰。舜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陳氏經曰。言罔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尤稽衆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自足也。使於此。自以爲足。而不加之意。安足以爲堯哉。孔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爲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程子曰。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西山真氏曰。知爲君之難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而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而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尤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已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群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

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

說贊堯為是

朱子曰。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

○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薛氏曰。聖神武文。即廣運之所發也。○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西山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新安陳氏曰。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不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

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

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朱子曰。書中迪字。或解為

道。或解為行。疑只是順字。惠迪吉。從逆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問須得邵堯夫之術。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明日晴。明日雨。吾安能知耶。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

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

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當無虞

時。須是警戒者。何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淫逸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便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佚。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

違道以求名。周弗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吳氏曰。此益又言克艱之目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林氏曰。無怠無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新安陳氏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畫一以戒舜。若然。則以廣運一節爲美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

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
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
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
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
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
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
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
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

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
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
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

附之也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朱子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

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曰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

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下之人。又曰。韶樂只是和而已。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唐孔氏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新安陳氏曰。五行相克。正洛書之序。此亦禹則洛書之一端。○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道。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鑛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之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為先。三事之序也。織紝而衣。耒耜而耕。釜餽而饗。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息齋余氏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所謂

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今日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似全以五氣言矣。○蘇氏曰。利用厚生。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張氏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與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於此者。有無窮之美。董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勸以九歌。使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終之。則養民之政。豈有壞耶。○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者。有休美。則心有所慕。董以威。使知怠者。有刑威。則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以九歌。感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可見九功未久不壞也。○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幽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呂氏曰。俛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

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

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

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

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張氏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洪水之功始成也。○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為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

也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

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

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

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

惟居攝亦若是而已。張氏曰。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朱子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問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臯陶。而林氏以為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曰。材說是。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臯陶。今不及稷契者。史

記載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為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蘇氏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獲。報亦狹矣。臯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克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陳氏經曰。臯陶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王氏炎曰。禹所以宅百揆以平水之功。禹不論功而論德。曰。已德罔克。臯陶之德。可以克已。及繼以惟帝念功。則臯之功。亦不可忘也。○問舜之時。在廷之臣亦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龜山楊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張氏震曰。禹所遜獨臯陶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臯陶配之。揚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臯陶

也者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朱子

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魯。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魯。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刑。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臯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臯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而已。又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未必中也。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臯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

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

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

謂已功也。朱子曰。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

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

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

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

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

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

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

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

無以自伸之為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

衆。亦非聖人匡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陳氏

經曰。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

以為中。○孔氏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呂

氏曰。自臨下以簡以下。皆舜好生之德。此一段。苟無刑

故無小一句。好生之義不備。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蓋

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慈近

於姑息。反所以害仁。○吳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君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

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陳氏雅言曰。好生之

德。是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群生也。然人孰不好生而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

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

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呂氏曰。掌刑何以能風動四

方。蓋臯陶之刑非徒刑。乃德

教也。四方鼓舞於德教中。休孰加焉。○陳氏雅言曰。臯

陶能體其君心。使天下之民。鼓舞動盪於德教中。而莫

書傳大全卷二

四

之心。而帝舜亦可謂
深知大臣之美矣

帝曰。來禹。洚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

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呂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有

洪水也。舜在當時。認洪水爲己責。弘居百世下。乃推而歸之堯。聖人小人之相萬也。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

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之後。○
夏氏曰。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新
安陳氏曰。通曆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菲飲
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
曰伐。○呂氏曰。纔立己。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
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
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程子曰。禹不矜不伐。
至柔也。然乃見剛。○陳氏經曰。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
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聖賢所為。盡
已而已。初無分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初未嘗以
曾子為過乎分外。蓋已所當為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
責爾。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
不見其為功能也。○王氏曰。矜有執持之意。伐有夸大
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功。伐甚於矜也。能過天下而
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
其功。○陳氏雅言曰。成允成功者。功也。克勤克儉者。德
也。不自滿假者。惟勤儉。故不自滿假。滿則必不勤。假則
必不儉也。不矜不伐者。惟不滿假。故不矜伐。滿假者。矜
伐之根本。矜伐者。滿假之枝葉。禹之功能。所以為不可
掩。而益賢於人者也。此舜將使攝位。故極言其功德之

盛如
此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
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
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
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
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
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
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
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

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

哉。問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

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

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

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

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

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

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問人

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道心

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

是以道心愈微也。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

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是道心為主。則人心聽

命於道心耳。問人心道心。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

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

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

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則人心便行矣。○人心知道心

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

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

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

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如喜

怒。則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

而怒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之所使也。須

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是乃道心。須是食其所當

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

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道心。曰。喚做

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

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正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

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

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

見那邊情欲利害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

心。則人心為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道心。人心之理。須

是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

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

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問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

步較濶。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道心難得。道心

是如。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更難見。那人心便是

是如。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更難見。那人心便是

底。且如饑渴寒暖。便是這麓底。言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問人心道心。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搐著痛。抓著痒。此非人心如何。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至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至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人心亦未全是不好。故只言危。蓋從形體上言。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

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問人心道心。惟精惟一。曰。人心道心。元來只是一箇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專。○程子曰。人心是血氣做成。故危。道心則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政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人心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常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精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能成一邊。道心便能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又

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問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
 是危動難安。大凡狗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
 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
 孰甚焉。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伊
 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
 好。問人多要去人欲。亦太畏之。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
 較。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
 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
 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
 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此語甚好。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
 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問道心者。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
 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
 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
 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
 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
 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

所傳心法。只此四句。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
 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
 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
 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
 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
 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
 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
 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
 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
 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中只
 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是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
 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
 舜告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
 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
 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
 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舜禹
 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
 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

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堯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擇乎中庸是精。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一。又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又是惟一也。至如明善是惟精也。誠身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勉齋黃氏曰。人心道心。非是兩箇心。但看所發如何。就人身上發者。謂之人心。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就義理上發者。謂之道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發者皆中節之類是也。人心者。人所不能無。但發而易流於縱。至於縱。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名之曰危。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但發之常微而不著。不著則難見矣。故名之曰微。聖人於此知乎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義理者。惟微。故欲人於此用工。而精以察之於始。一以守之於終。凡一念之發。必察其發於形氣乎。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摧折之。發於義理。則擴克之。如是。則精之事得矣。又從而堅持固執。念念不忘。使前之擴克者。常昭著光明。前之摧折者。必潛遁退聽。而至於無焉。此一之事也。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合乎中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

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

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

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令義理益明。敬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二篇而觀之。可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

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異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

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

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

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

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

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王氏曰。木

榦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

人而卜之也。○蘇氏曰。命龜令龜也。○王氏十朋曰。古

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與後昆之後同。○

夏氏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重吉者。○陳氏經

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之心為主。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

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

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則

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

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吳氏曰。祭

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為宜。或謂舜

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

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

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

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陳氏曰。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

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陳氏大猷曰。其預期之辭。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

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

書傳卷之三
二

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

之下猶可以是以想其一時氣象也朱子曰號泣于旻

父母呼父母而泣也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

外而示以閑暇之意呂氏曰苗民障蔽之深譬如春

氣既至而陰崖寒谷猶未發榮新安陳氏曰以禹不

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蓋兢業不

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而

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實之欲其謙謙之益勉也益又凡

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

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新安胡氏曰禹誓師曰

爾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旬而力未足以成

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欲尚德而不尚力也禹於

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焉不尚力爭而務德

化可見唐虞氣象若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

班師乎唐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見

君臣同心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

人躬自厚之意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

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舞干羽是

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於戰陣則為

武用之於舞踊則為文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君

書傳大全卷二

三

禹遂班師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

格夫舜命禹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

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

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狗其所為

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

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

以謂之沮壞幾事而禹之事為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

臣各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

以難也呂氏曰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神領心受如

曾子之唯便班師而還其從如響畧無凝滯干羽舞階

朝廷閑暇自然而然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

風流暢寒谷草木自皆發榮也唐孔氏曰武舞執干

文舞執羽董氏鼎曰禹雖以治水為功而功之外有

克艱之謨是謨也大關萬世為君之道其功其謨非臯

陶益稷所得而先也且此篇所記又有舜禹授受一大

書傳大全卷二

三

三

三

事安得不以接二典之後。冠三謨之首哉。大抵一篇之中。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發明究竟克艱之旨。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一大節中。其綱領在后臣克艱。後一大節中。其綱領在人心道心。一者皆於心上用功。必能致察於人心道心之間。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於形氣之私。則人心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於克盡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勉而能之者矣。

臯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

前也。故楊雄曰。臯陶以智為帝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

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

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求。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也。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

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形容臯陶之德。或是臯陶之言。朱子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求。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臯陶底語。蘇氏曰。虞世南而謂禹臯陶為古者。自今以上。皆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乎。○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於舜前。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是也。迪。如啟迪之迪。罔命曰。迪。上言。臣欲允誠。以啟迪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誠。不諧則祇以牴牾。臯陶欲與禹。以此事舜也。○新安陳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註不以為臯陶之言。但謂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耳。蓋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臯陶欲君迪德。

以為已陳謨之地也。○呂氏曰。此史言臯陶之為人。有德者有言。臯陶以謨聞。天下知其謨。不知其出於德。故指其根本以示人。○蘇氏曰。禹曰。俞上當有闕文。○李氏曰。舜臣曰。臯陶謨發端曰。慎厥身。身修思求。一書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安民之本歟。○新安陳氏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叙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為夷子之二本也。○呂氏曰。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故慎於身。修必思求。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邇可則遠在此矣。○王氏炎曰。臯陶之謨有三。修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修身為本。故先言之。邇者既可。由是推之。國於天下。無不可者。其本在此。而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西山真氏曰。臯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求。欲其悠久不息也。為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乍作乍止。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鮮終。由不知思求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求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

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吾恩。衆賢必有以勤勵之。使樂爲吾輔。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於此歟。○陳氏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都或兪。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兪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因禹之兪。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

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陳氏大猷曰。君道在知人。

安民兩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陳氏經曰。咸若是。謂悉如上所言。皆如是也。○孔氏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林氏曰。舜既放流竄三苗。其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為惡。未嘗忘憂畏之心也。○橫渠張氏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

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朱子曰。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

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論之。○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闔合將來。○蘇氏曰。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

其事某事。載采者。歷言之也。○象山陸氏曰。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其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然後人不可得而瘦也。○唐孔氏曰。恭其貌。敬其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剛彊相近。剛是性。彊是志。○蘇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西山真氏曰。先儒以九德為人之性。蓋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新安陳氏曰。臯陶謂能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孔氏曰。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陳氏雅言曰。君之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幾何不虛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可以見其德。稱人之事。先言德而後言事者。蓋因事而後有以驗其德也。○劉氏正一曰。常之為義大矣。曰常人。曰吉士。其揆一也。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

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問日宣三德。自九德成事。如此則是天子諸侯

大夫。九德各日以三宣。德亦不可僭取。若諸侯大夫。皆有九德。顧不美歟。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問夙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為可以為卿大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為限也。○葉氏曰。臯陶既論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夏氏曰。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謂。○林氏曰。百工之事。各得其時。○馬氏曰。彰有常乃吉。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王氏曰。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與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胡氏且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既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歛

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為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臨川吳氏曰。天子有天下者。於九德之人。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效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

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

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

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朱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

幾也。○孔氏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惟戒逸欲而存兢兢業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圖之。又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

也。君雖兢業。官或曠廢。亦危亂之道。終以無曠庶官。欲君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臨川吳氏曰。承上文言天子所以用九德之人者。蓋不能自治天職故也。蓋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爲之也。其可有一職之曠廢乎。○陳氏雅言曰。人君不可教有邦逸欲者何哉。以一日二日爲至淺。而萬幾爲至多也。不可以非才曠庶官。以皆天之工。而有人代之也。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於以逸欲教之矣。知天之可畏。則必能擇人以居之。而不至於以非才曠庶官矣。無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

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

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朱子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

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故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

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

已。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

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於敬。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

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

奉行天法而已。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

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第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

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

衷。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西山真氏曰。按五禮。孔氏以為公侯伯子男。先儒又以為吉凶

軍實嘉。近世蔡氏曰。叙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叙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於義為得。○節

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卿得以反玷。大夫得以雍徹。媯優下賤。得以后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

為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

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

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陳氏大猷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

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

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典禮教

書傳卷之三

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典禮服刑。將失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呂氏曰。寅恭懋勉。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悼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已。一有怠息。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蔡氏元度曰。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傳政事懋懋處。亦云。君主之。臣用之。諸家所忽。最有照應。蓋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君各盡其責。故同寅協恭。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有庸當作五庸。五禮當主吉凶軍賓嘉者為是。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問聰明明畏。不知明畏。是兩字。

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朱子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因上文言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之理。○林氏曰。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文作自我民明畏。畏威不必分也。○唐孔氏曰。

天無心。以民心為心。即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臯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為有土之君。有土必有民。皆當以敬臨之。○西山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臯陶謨。天叙至有土章。曰。臯陶之學極純粹。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張氏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也。○陳氏大猷曰。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林氏曰。左傳定公十五年。

年。葬定公兩。不克襄事。註。襄成也。訓。襄為成本。此。董氏鼎曰。臯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為難事。而知人為尤難。必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抵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問臯陶失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朱子曰。此是

三篇之叙。第一句說臯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臯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拆為三篇。故其叙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莫如丹朱。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加何所言。惟思曰。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也。輶。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擲行泥上。橐。史記作橋。漢書

作楫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
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
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
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
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秦
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
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克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
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
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
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

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
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
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
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
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
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
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
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

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

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臯陶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

思曰孜孜力行不怠勉為善於已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舜禹之所以聖其亦以此歟。○蘇氏曰禹曰予何言亦猶臯陶之予未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陳氏大猷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萬事所由廢臯陶問禹所以思曰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而已意在言不及其他蓋以平生受用惟在孜孜勤勞而已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濬畎澮不能除水患也。○陳氏曰益稷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敷之有方耳。○呂氏曰禹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蔡氏元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曰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董氏鼎曰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士田山澤鳥獸魚鱉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播於鮮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

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人應之。天亦應之。○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命禹所謀。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西山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服。又何以宰萬物。

予。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又曰。動則大應。天下後望之志。復望於君。欲其治安我爾。丕應後志。猶丕從厥志。○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新安陳氏曰。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

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

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孔氏曰。鄰

道近。相須而成。○陳氏經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

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
親。○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
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新安陳氏曰。一
說鄰。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以親
君。乃臣也。臣
鄰皆指禹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
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
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
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
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
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
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雌。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黼。紩也。紩以爲
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
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

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旒，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

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

政治之得失者也。

王氏曰：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鄭氏曰：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爲青黃赤白黑也。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呂氏曰：作服禮之大者也。六律五聲八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音。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
以虛文學。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
可以興禮樂。固為次序也。○陳氏大猷曰。舜以臣鄰命
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
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
臣為體也。汝翼為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
○王氏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
飢。臯陶治姦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
夔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
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
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

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王氏曰。拂我而相

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孫氏曰。聖人

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陳氏大

猷曰。上言予欲汝。則翼為明聽。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

子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

有違待於弼。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而尤以為警

戒。所以為聖。○呂氏曰。舜非有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

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為面是背非

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之切如此。○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

其職。○唐孔氏曰。鄭玄以四鄰為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有師保疑丞。此外經傳無此官。惟罔命云。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氏大猷曰。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王氏炎曰。無面從。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新安陳氏曰。欽四鄰。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為四鄰近臣之職也。又按欽四鄰。上下疑有關文。朱子嘗疑之。今於此等處。姑據眾說。雖畧可通。然深繹之。與上下文意皆不貫。闕之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

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

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問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朱子曰。

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

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

杜撰。只得置之。○呂氏曰。撻記書識。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耻。耻則善心生矣。○或曰。書用識其善惡。書

其孝悌。姍睦。有學者書其善也。如左氏斐豹欲除丹書。書其惡也。○呂氏曰。詩可見人真情。春秋會盟。賦詩一

有不類。便能知之。○葉氏曰。鄭伯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叔向知

伯有將為戮。子展後亡。亦猶是也。○葵初王氏曰。按易氏王大射解云。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

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

十弓。六尺為弓。二寸為侯。中則虎侯。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為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

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為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其弓之數而降殺

之。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為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

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

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即獸侯。爾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

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氏詩疏。正鵠。皆鳥名。難中。以中為雋。故以名的。○陳氏大猷曰。侯撻行於一時。書

識示以悠久。存其愧恥。而遷善改過。以並生於天地間也。○新安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撻書以愧恥之於

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賜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欲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終不格。與並生之心

不獲遂。威之不容已也。○臨川吳氏曰。帝舜為君為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陳氏雅言曰。聖人愛人之無已。雖甚不忠不直者。而不忍棄絕之。聖人之心。以天下未嘗無不可化之人。而人未有終自絕於為善之理。此聖世所以無不化之人。而有比屋可封之俗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林氏曰。禹不盡然帝之言。又廣帝之意。謂輔弼之責。

雖在臣鄰。然當廣延萬邦之賢。無以爲止。此而已。○陳氏大猷曰。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孫氏曰。敷同。猶普同。○新安陳氏曰。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王氏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陳氏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額額。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暴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卽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

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

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

禹未攝位之前也

問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

量箇緩急。若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難。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

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貓。未必非三苗之後。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濶矣。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畧有四種。曰狢。曰狨。曰獠。而其最輕捷者曰獠。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獠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為。人不得而過之矣。○新安陳氏曰。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傲出。周晝夜頌頌。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東陽馬氏曰。隆古君臣告戒。乃如此。後世諂諛忌諱者。可以戒矣。○西山真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陶以逸欲戒。禹又有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新安陳氏曰。禹欲帝無恃刑威之用。而益廣明德之及。以丹朱

為帝戒。復以己之懲戒丹朱者。繼之。未言天下皆順。而苗民獨頑。若以為不止於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陳氏經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為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未叙。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功。惟叙故也。臯陶方敬承汝功之叙。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叙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董氏鼎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怪其然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進戒。豈為過哉。當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內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者。此聖所以益聖也。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蹀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敵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鋸刻以斲。櫟之斲長一尺。以木爲之。

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卽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蹠蹠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蹠蹠然也。簫。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

舞韶箎者。則箎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爲獸形。

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蹠蹠。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蹠蹠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匏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箎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

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陳氏大猷曰：憂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王氏炎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林氏曰：楊子雲長楊賦云：憂滴鳴球。○劉良註云：憂滴。拊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憂擊。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可以搏。

拊。○唐孔氏曰：以詠歌。詠詩章也。○鄭氏曰：琴五絃。瑟二十四絃。管如虎而有六孔。十二簧為笙。○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間作也。○林氏曰：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陳氏經曰：簫者。細器。作樂時。小大之器皆備。○新安陳氏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為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憂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祝。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眾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
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
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
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
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
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
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
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
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
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王氏
曰。八音

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孫
氏曰。前。先言祖考。虞實群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
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王氏
曰。此。又自爲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
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
史臣比而書之。爾。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不可無夔
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
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臨川吳氏曰。夔言樂如此。蓋
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
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
及莫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

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

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

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

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

於已。人事之盡。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

微勅。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

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

君臣交微。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陳氏大猷曰：舜

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機。常兆於治安之

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微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

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蕭韶九成。舜之治已極。聖心本無

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

忘戒。謹之意。惟虞舜能之。後世歌工頌美之歌。安識此

意。又曰：歌之序章。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

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

共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勅天命而

求保之矣。○西山真氏曰：范太史曰：君以知人為明。臣

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

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

言得之矣。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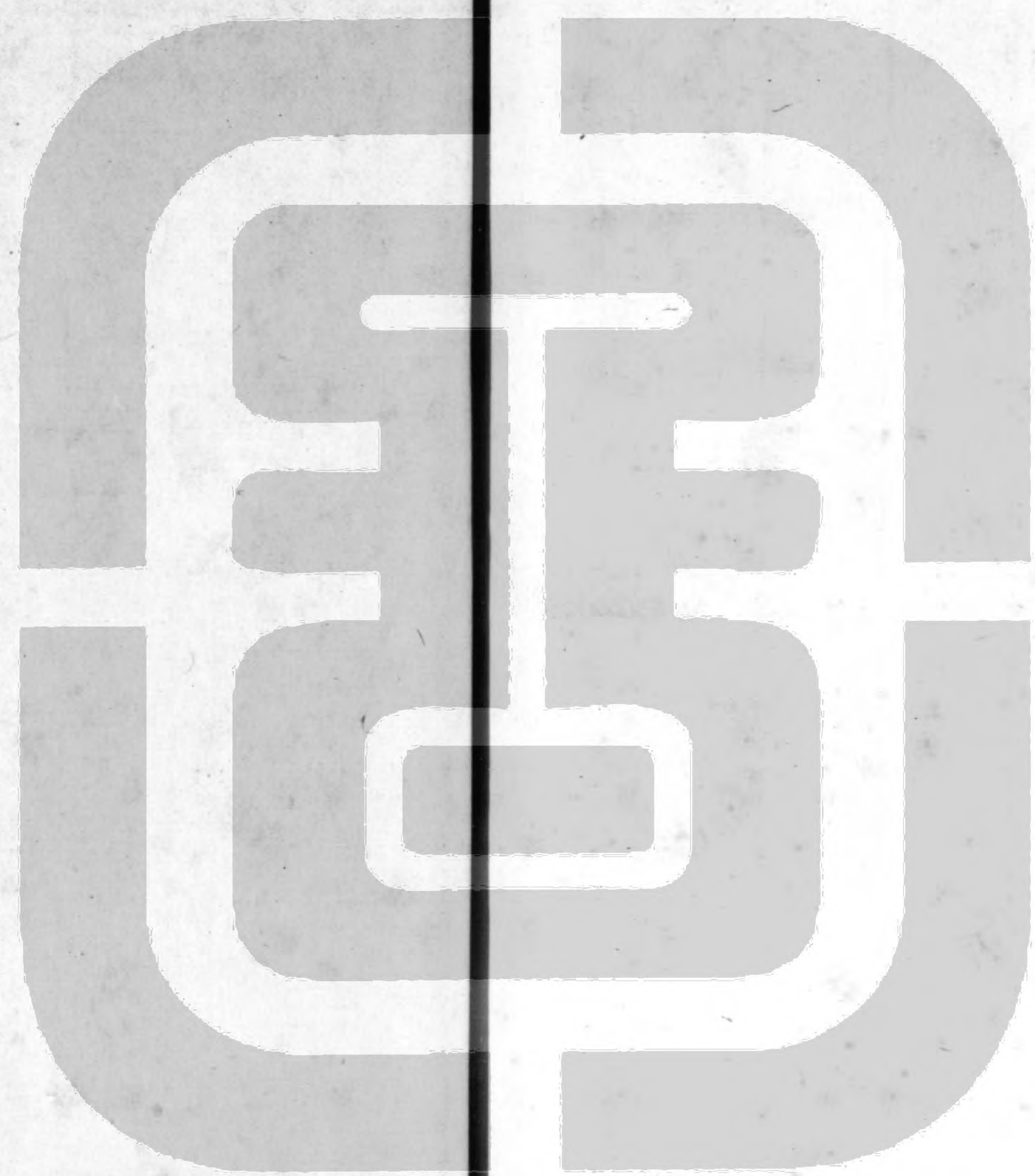
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

焉。○陳氏大猷曰：喜起。熙。帝欲振厲克廣也。臯陶意謂

无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故因帝振奮增廣

群臣以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猶必屢省乃成。欽哉。不可恃其有成也。蓋當帝以股肱喜哉。責其臣。則恐其不知率作興事之道。以元首起哉。處其心。則恐其不知慎乃憲之道。以百工熙哉。期其效。則恐其不知屢省乃成之道。此臯陶將述其賡歌之意。而先拜稽以致其禮。賜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一語。以勉其君。此其忠愛之誠。激切之至。不自知其容貌辭氣之異乎常。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臯陶之賡歌。爲勅天命一語而發。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

書傳大全卷之二



程